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清平山堂話本 死生交范張雞黍

(原文開頭殘缺三頁，缺文參《古今小說》補附於篇後。) ……張請母弟與同伏罪。范搖手止之。張曰：「喚舍弟拜兄，若何？」范亦搖手而止之。張曰：「兄食雞黍後進酒，若何？」范蹙其眉，而似交張退後之意。張曰：「雞黍不足以奉長者之饋，乃邵當日之約，幸勿嫌責！」范曰：「弟當退後，吾盡訴之。吾非陽世之人也，乃陰鬼也。」

張大驚曰：「兄何故出此言？」范曰：「自與兄弟相別之後，回家為妻子口腹之累，溺身商賈中。塵世滾滾，歲月匆匆，不覺又是一年。向日雞黍之約，非不掛心，近被蠅利所牽，忘其日期。今早鄰佑送茱萸酒至，方知是重陽，忽記賢弟之約，此心如醉，山陽至此，千里之隔，非一日可到。若不如期，賢弟以我為何物？雞黍之約，尚且爽信，何況大事乎？尋思無計。常聞古人有云：『人不能日行千里，魂能日行千里。』遂祝付與妻子曰：『吾死之後，且勿下葬，待吾弟張元伯至，方可入土！』祝罷，自刎而死，魂駕陰風，特來赴雞黍之約。萬望賢弟憐憫愚兄，恕其輕忽之過，鑒其兇暴之誠，不以千里之程，肯為辟親動於山陽，一見吾屍，死亦瞑目無憾矣！」言訖，淚如迸泉，急離坐榻，下階砌。

張乃趨步逐之，不覺忽踏了蒼苔，擗倒於地，陰風拂面，不知巨卿所在，如夢如醉，哭聲驚動母親並弟。急起視之，見堂上陳列雞黍酒果，張元伯昏倒於地，用水救醒，扶到堂上，半晌不能言，又哭至死。

母問曰：「汝兄巨卿不來，有甚利害？何苦自哭如死？」元伯曰：「巨卿以雞黍之約，已死於非命矣！」母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元伯曰：「適間親見巨卿到來，邀迎入坐，具雞黍以迎。但見其不食，再三懇之。巨卿曰：『為商賈用心，失忘了日期，今早方醒。恐負所約，遂自刎而死。陰魂千里，特來一見。』母可教兒親到山陽，葬其兄屍。定明早收拾行李便行。」母哭曰：「古人行云：『囚人夢赦、渴人夢漿。』此是吾兒念念在心，故有此夢驚耳！」元伯曰：「作夢也。兒親見來。酒食見在。逐之不得，忽然跌倒。豈是夢乎？巨卿乃誠信之士，非虛誑也，豈妄報耶？」

弟曰：「此未可信。如有人山陽去，當問其虛實。」張曰：「人稟天地而生。天地有五行，金、木、水、土、火，人則有五常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，以配之。惟信，非同小可。仁所以配木，取其生意也；義所以配金，取其不朽也；信所以配上，取其重厚也。聖人云：『大車無輓，小車無軌，其何以行之哉？』又云：

『足食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』『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？』子曰：『去兵。』又曰：『必不得已而入，於斷三者何先？』子曰：『去食。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』巨卿既以為信而死，吾安可不敬而不去哉！弟專務農業，足可以奉老母。吾去之所，加倍恭敬；晨昏甘旨，勿使有失；生養送死，大宜謹之。」拜辭曰：「不孝男張邵，今為義兄范巨卿為信義而亡，須當往弔。」已，再三叮嚀張勤：「今侍養老母，母親早晚勉強飲食，勿以憂愁，自當善保尊體。邵於國不能盡忠，于家不能盡孝，徒生於天地之間耳！今當辭去，以全大信。」母曰：「吾兒去山陽千里之遙，月餘便回，何放出不利之語？」張曰：「生如浮漚。死生之事，且夕難保。」慟哭而拜。弟曰：「勤與兄同去，若何？」元伯曰：「母親無人侍奉。汝當盡力事母，勿令吾憂！」灑淚別弟，背一個小書囊，來早使行。

沿路上饑不擇食，寒不思衣。夜宿店中，雖夢中亦哭。每日早起趕程，恨不得身生兩翼。行了數日，到了山陽，問巨卿何處住。逕奔至家門首，見門戶鎖著。問及鄰人，鄰人曰：「巨卿已過二七，具妻扶靈柩，往廓外去下葬。送葬之人，向自未回。」張問了去處，奔至廓外，見山林前新築一造土牆。牆外有數十人，面面相覷，各有驚異之狀。

張汗流如雨，走望觀之。見一婦人，身披重孝，一子約有十七八歲，伏棺而哭。元伯大叫曰：「此處莫非范巨卿靈柩乎？」其婦曰：「來者莫非汝是張元伯乎？」張曰：「張邵自來不曾到此，何以知名姓那？」婦泣曰：「此夫主再三之遺言也。夫主范巨卿自洛陽回，常談賢叔盛德，但恨不識尊顏。前者重陽日，夫主忽舉止失措，對妾曰：『我失卻元伯之大信，徒生何益？常聞人不能行千里，魂能行千里。吾寧死，不敢有誤雞黍之約。死後且不可葬，待元伯來見我屍，方可入土。』今日已及二七，人勸云：『元伯不知，如何得來見其屍。先葬訖，後報知未晚。』因此扶柩到此。眾人都拽棺槨入金井，並不能動，因此在墳前都驚怪。見叔叔遠來，如此慌速，必然是也。」元伯乃哭倒於地。婦亦大慟。送殯之人，無不下淚。

元伯於囊中取錢，令買祭物，香燭紙陌，陳列於前，取出祭丈，酌酒再拜。號泣而讀。文曰：

……

元伯發棺視之，哭聲慟地，回顧嫂曰：「兄為弟亡，豈能獨生那！囊中已具棺槨二費，願嫂垂憐，不棄鄙賤，將劬葬於兄側，平生之大幸也！」嫂曰：「叔何故出此言也？」邵曰：「吾思已決，勿請驚疑！」言訖，掣帶刀自刎而死。

眾皆驚愕，申聞本州太守，煩高親至墳前設祭，具衣棺營葬於巨卿墓中，將此事表奏。明帝憐其信義深重，兩生雖不登第，亦可褒贈，以勵後人。范巨卿贈山陽伯、張元伯贈汝南伯。墓前建廟，號「信義之祠」，墓號「情義之墓」。旌表門閭，官給衣糧，以贍其子，巨卿子范純綬，及第進士，官至鴻臚寺卿。至今山陽古蹟猶存，題詠極多、聊陳二詩曰：

義重張元伯，恩深范巨卿。

不辭迢遞路，千里赴雞羹。

既報身傾沒，辭親即告行。

山問口口口，萬古仰高情。

(附)

原書本篇卷首缺失三頁，茲據《古今小說·范巨卿雞黍死生交》補錄如下：種樹莫種垂楊枝，結交莫結輕薄兒，楊枝不耐秋風吹，輕薄易結還易離。君不見昨日書來兩相憶，今日相逢不相識？不如楊枝猶可久，一度春風一回首！這篇言語，是《結交行》，言結交最難。今日說一個秀才，乃漢明帝時人，姓張名劭，字元伯，是汝州南城人氏。家本農業，苦志讀書，年三十五歲，不曾婚娶。其老母年近六旬，並弟張勤努力耕種，以供二膳。時漢帝求賢，劭辭老母，別兄弟，自負書囊，來到東都洛陽應舉。在路非只一日，到洛陽不遠。當日天晚，段店宿歇。是夜，常聞鄰房有人聲喚。劭至晚，問店小二：「間壁聲喚的是誰？」小二答道：「是一個秀才，害時症，在此將死。」劭曰：「既是斯文，當以看視。」小二曰：「瘟病過人，我們尚自不去看他，秀才你休去！」劭曰：「死生有命，安有病能過人之理！吾須視之。」小二勸不住，劭乃推門而入，見一人仰面臥於土榻之上，面黃肌瘦，口內只叫救人。劭見房中書囊衣冠，都是應舉的行動，遂扣頭邊而言口：「君子勿憂！張劭亦是赴選之人，今見汝病至篤，吾竭力救之，藥餌粥食，吾自供奉。且自寬心！」其人曰：「若君子救得我病，容當厚報。」劭隨即挽人請醫，用藥調治。早晚湯水粥食，劭自供給。數日之後，汗出病減，漸漸將息，能起行立。劭問之，乃是楚州山陽人氏，姓范名式，字巨卿，年四十歲。世本商賈，幼亡父母，有妻小。近棄商賈，來洛陽應舉。以及范巨卿將息得無事了，誤了試期。范曰：「今因式病，有誤足下功名，甚不自安。」劭曰：「大丈夫以義氣為重，功名富貴，乃微末耳。已有分定，何誤之有！」範式自此與張劭情如骨肉，結為兄弟。式年長五歲，張劭拜範式為兄。結義後，朝暮相隨，不覺半年，範式思歸，張劭與計算房錢，還了店家。二人同行數日，到分路之處，張劭欲送範式。範式曰：「若如此，某又送回。不如就此一到，約再相會。」二人酒肆共飲，見黃花紅時，妝點秋光，以助別離之興。酒座間杯泛茱萸，問酒家，方知是重陽佳節。範式曰：「吾幼亡父母，屈在商賈，經書雖則留心，奈為妻子所累。幸賢弟有老母在堂，汝母即吾母也，來年今日，必到賢弟家中，登堂拜母，以表通家之誼。」張劭曰：「但村落無可為款，倘蒙兄長不棄，當設雞黍以待。幸勿失信！」範式曰：「焉肯失信於賢弟耶！」二人飲了數杯，不忍相舍。張劭拜別範式。範式去後，劭凝望墮淚。式亦回顧

淚下。兩各悒悒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手彩黃花泛酒卮，慙慙見訂隔年期。臨歧不忍輕分別，執子依依各淚垂。且說張元伯到家，參見老母。母曰：「吾兒一去，音信不聞，令我懸望，如饑似渴。」張劭曰：「不孝男於途中遇山陽范巨卿，結為兄弟，以此逗留多時。」母曰：「巨卿何人也？」張劭備述詳細。母曰：「功名事皆分定，既逢信義之人結交，甚快我心。」少刻，弟歸，亦以此事從頭說知，各各歡喜。自此張劭在家再攻書史，以度歲月。光陰迅速，漸近重陽。劭乃預先畜養肥雞一隻，杜醞濁酒。是日早起，灑掃草堂，中設母座，傍列范巨卿位，遍插菊花於瓶中，焚信香於座上，呼弟宰雞炊飯，以待巨卿。母曰：「山陽至此，迢遞千里，恐巨卿未必應期而至，待其來，殺雞未遲。」劭曰：「巨卿信士也，必然今日至矣。安肯誤雞黍之約！入門便見所許之物，足見我之持久。如候巨卿來而後宰之，不見我惓惓之意。」母曰：「吾兒之友，必是端士。」遂烹芻以待。是日天晴日朗，萬里無云。劭整其衣冠，獨立莊門而望。看看近午，不見到來。母恐誤了農桑，令張勤自去田頭收割。張劭聽得前村犬吠，又往望之。如此六七遭。因看紅日西沉，現出半輪新月，母出戶，令弟喚劭曰：「兒久立倦矣。今日莫非巨卿不來，且自晚膳。」劭謂弟曰：「汝豈知巨卿不至耶？若范兄不至，吾誓不歸。汝農勞矣，可自歇息。」母弟再三勸歸，劭終不許。候至更深，各自歇息。劭倚門如醉如癡，風吹草木之聲，莫是范來，皆自驚訝。看見銀河耿耿，金字澄澄，漸至三更時分，月光都沒了，隱隱見黑影中一人隨風而至。劭視之，乃巨卿也，再拜踴躍。而大喜曰：「小弟自早直候至今，知兄非爽信也，兄果至矣！舊歲所約雞黍之物，備之已久。路遠風塵，別不曾有人同來？」便請至草堂，與老母相見。範式並不答話，逕入草堂。張劭指座榻曰：「特設此位，專待兄來。兄當高座。」張劭笑容滿面，再拜於地，曰：「兄既遠來，路途勞困，且未可與老母和見。杜醞雞黍，聊且棄饑。」言訖又拜。範式僵立不語，但以襯袖反掩其面。劭乃自奔入廚下，取雞黍並酒，列於面前，再拜以進，曰：「酒肴雖微，劭之心也。幸兄勿責。」但見范於影中以手綽其氣而不食。劭曰：「兄竟莫不怪老母並弟不曾遠接，不肯食之？」